

台湾六千多人排字传真相 震撼人心

【明慧网】(明慧记者郑语焉台湾台北采访报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年一度的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前夕, 六千二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 排出“法轮图形”及“真善忍”三字的图象。随后原班学员旋即转排成队列集体炼功, 场面壮观殊胜, 深深震撼了中外旅客以及台湾民众。

整幅图形宽度一百公尺、深度一百公尺。全图上方的“法轮图形”是法轮大法的标记, 法轮正中是一个大的卍字符, 周围各有四个小的卍字符和太极, 卍字符是佛家的, 太极是道家的, 展现法轮大法修炼包括了佛、道两大家的深奥内涵。环绕法轮图形的十六道光芒, 象征法轮大法弘传世界各地、佛光普照。图形下方“真善忍”三字是法轮功学员在修炼中的最高指导原则, 也是十数年来深植人心的普世价值。

一九九八年之前, 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用排字展现出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殊胜, 感动了许多人, 台湾



图: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六千二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台北自由广场排出“法轮图形”及“真善忍”三个字的殊胜画面。

法轮功学员有所触动及体会而效法。历年来都负责规划设计图形的吴清祥表示: 希望藉由排字展图, 把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美好传递给世人。吴清祥说: “相信每个学员都和我一样感受: 能参与这种方式证实大法, 非常荣耀。”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女士表示, 自由广场是台北市很著名的地标, 在此举办活动意义非凡, 也传达出法轮功在世界弘传与蓬勃发展盛况的讯息, 整个排字场面壮观庄严而又散发着纯善与祥和, 四周民众一定能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慈悲、传递着正面的能量。◇

狱警说: 我也要跟你学

二十多天前, 本地法院开庭, 欲诬判讲真相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 A。A 的家属请的北京律师在法庭上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这是本地自法轮大法被迫害后第一次请律师, 法庭内有四十多名公检法人员, 听了律师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受到震撼。

当天庭审, 法庭外有四十多名警察在盘查想进去旁听的大法弟子, 并全程录像, 最后以没有席位拒绝大法弟子旁听。过程中, 有两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当地拘留所。

第三天, 拘留所的值班狱警问两位法轮功学员: “你们俩怎么不炼功?” 两人说: “炼, 我们炼。”于

是她俩开始炼五套功法。狱警说: “你们炼抱轮动作那么长时间不累吗?” 两人说不累。狱警说: “那我也要跟你学。”

两位法轮功学员在拘留所里用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人, 使多名狱警及犯人明白了真相。每天放风时, 犯人们大声吵吵, 狱警说: “你们要好好向那两位法轮功阿姨学习, 看人家多好!” 半个月后, 拘留所五名狱警和七名犯人明白了大法真相, 做了三退。

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后堂堂正正的回家了。临走时, 狱警说: “回家后赶紧好好炼功。”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人的利益, 从未侵害他人的权利, 从未妨碍他人的自由, 从未干涉他人的信仰, 从未藐视他人的尊严, 我们从未提出政治诉求, 一贯坚持和平理性。法轮功没有罪!



被冤判十二年 惨遭非人折磨

——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赵卫东自述遭迫害情况

赵卫东，山东泰安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判刑十二年，以下是摘录他自述的在监狱遭受迫害部分内容：

遭非法判刑十二年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我被泰安警察、国安特务等非法抓捕，遭绑架后不久，我被挟持到泰安警官培训基地。前几天不让睡觉，最后一天开始用刑。我戴着手铐脚镣，被连续审讯，不让睡觉，不给食水。泰山区公安分局警察张某脚穿皮鞋狠踩我脚腕上的铁镣环，然后猛拽两镣环之间的铁链，把我拉倒，在地上拖来拖去，发疯似的对我扇耳光，打拳击，抓住头发剧烈的晃动，拔我两鬓的毛发，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晚上，肥城刑警大队长杨义和泰山区迎胜派出所警长李某把我背铐上系上绳子，挂到贴墙壁离地三米高的水管子上。杨义用力拉绳子，我双臂剧痛仿佛筋断骨折一般。李某在前边猛踩我的脚镣、踩腿、拽脚链，辱骂着不停的嚎叫：“说不说，说不说？”就这样他们从当天下午两点一直把我折磨到凌晨两点，整整十二个小时（期间我无法忍受这野蛮摧残的痛苦，跳起来以头撞地，被一警察接住，才未出现严重后果），致使我两脚腕、手腕血肉模糊、肿胀，疼痛难忍，行走困难。

时隔不久，在泰山区公安分局地下室里，警察张某、迎胜派出所警长李某和杨某逼我签字被拒。他们仨把我双臂从背后铐起来，一个在后边用力拽手铐，两个在前面扇耳光，拳击头部、胸口；用指甲掐前胸、双臂内侧；两手指用力捻乳头，用手抠肩胛骨窝；用椅子腿砸小腿前骨、脚踝骨、膝盖。警长李某猛踹我左大腿后侧，边踹边说：没有人能受得了我这两脚。当时我的左腿就黑紫一片不能着地了，身体重量全用右腿支撑。警察张某不知用什么刑具掐我的左大臂内侧、后侧、左侧肋骨，它掐着后用劲一拔就“叭”的一声，接着皮肤就破了出血，很疼。三个恶棍破口大骂着把我摧残了三、四个小时。

七月中旬，警察把我挟持到泰安看守所关押。为反迫害，我从七月十九日开始绝食绝水。第六天，看守所里给我野蛮灌食。几个人压住我的腿、手、头，硬往胃里插管子。灌完后我找机会把管子拔出来。过几天他们再灌再插，前后四次插管，五次被野蛮灌食。后三次插管他们都给我戴上背铐，晚上睡觉也戴着。

二零零四年九月，泰山区法院非法开庭，诬判我重刑十二年。

山东省监狱的血腥迫害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五日，我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十一监区入监队。以监区长张磊光为首的警察恶徒对我“突击转化”。不让睡觉、蹲着，一帮人轮换围着不住的漫骂、污蔑、造谣；播放污蔑法轮功和创始人的邪恶录音，把耳机强行按在我头上，连续不停的滚动播放。我被他们折磨得头痛欲裂，心力交瘁。由于长时间蹲着，两大腿和小腿肚子被裤子勒出一道道血痕。他们对我强制罚坐小木凳子，从早晨七点一直到晚上九点多，屁股结了痂，退掉再结。从入监之日起一直到二零零九年四月初，四年半的时间里，大部分是和新入监的犯人挤在大通铺上，无论天多热，几十个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监室里，睡觉翻身都困难（最多时这么小的监室里挤进四十九个人）。我就被他们挤过来挤过去。这也是警察故意所为，不转化就叫你生不如死。

从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起，以张磊光为首的警察开始又一轮“攻坚转化”，前后长达四十多天。其中整整二十六天连续六百多个小时不让我睡觉，强制一个姿势蹲着，每天有五、六个犯人轮流包夹，一闭眼就打、捅、踢、拽头发、拽耳朵。如果蹲不住，会遭到犯人一顿暴打，然后拽起来再逼我蹲着，每天不知要遭受多少拳打脚踢。

由于连续长时间不让睡觉、被逼蹲和遭暴打，致使我长期精神恍

惚，无法辨别方向，腰直不起来，随时都往地上栽，摔得前额满是疙瘩。据目击者说，我一个晚上能摔（前摔和后摔）几十到上百次。一个新犯曾看着表说，“赵卫东一分钟就摔倒了七次”，“赵卫东的头把地板都要磕破了”。而我当时根本就不清楚，处于昏晕不知的状态，等我白天醒来时，只是不停的说“头真疼，头真疼”。

一次，我被四、五个犯人一起暴打，脚踢两肋、膝盖猛顶肋骨、两手捂住我的嘴。我感到就要憋死了，摇头拼命地喊“憋死了！喘不动气”，他们才松手。因为长期连续不让睡觉，我大部分时间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包夹经常看到我在地板上做洗手的动作，等我清醒时问是怎么回事，我说看到地板上有一层水，我在洗手，特别是到了晚上几乎都处于这种状态。即使这样，“帮教”仍然不断纠集新犯人、打手研究对策迫害我。

我被打得浑身疼痛，左耳差点被打聋，躺在床上翻身都非常困难，几个月后还不能侧身。二零零八年一月开始，他们又对我进行了近两个月的严管迫害。由五、六个打手看着，罚坐小板凳，从早晨六点到夜里十二点。

二零零九年四月，张磊光一帮警察又预谋对我们“攻坚转化”。他们怕我们呼喊，先用抹布把嘴塞上，指使十几个打手（都是刑事犯），把我们分别拉进一个狱警办公室，开始毒打。打我的有七、八个犯人，持续打了三个多小时。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将我关入禁闭室。戴着手铐、脚镣。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是我出狱的日子。监区教导员张伟、狱警石强指使杨晓磊、谢弢等罪犯强行脱下我刚换上的衣服，重新把囚服套在我身上，然后用约束带把我双手从背后反绑起来，两脚踝处、双腿和胸部都用约束带绑上，锁上锁扣，要把我从二楼再带到四楼绑在双人床梯子上示众。无奈之下，我一头向墙棱撞去，头上撞开一道血口子（长七、八公分），鲜血浸透了毛巾、染红了地面，头上缝了七针，两个警察架着我走出了监狱的大门。◇